

重温《自由与爱情》，重返裴多菲传奇一生

引进大展「群星闪耀时：裴多菲和时代」首次在沪集中展出诗人实物与手稿

■本报记者 许畅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匈牙利革命者、爱国诗人裴多菲的代表诗作《自由与爱情》可谓家喻户晓。昨天，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年度引进大展“群星闪耀时：裴多菲和时代”揭幕，裴多菲一批相关珍贵实物首次进境展出，包括手稿、画像、铜像，生前使用过的器具和衣物，初版《裴多菲诗歌全集》等。

“关于他的故事和传说层出不穷，展览中包含的物品让人能想象裴多菲朴素而革命性的日常生活。这些文献和文物带我们回到现场，经历着前人经历过的时代风云，感受着诗人感受过的喜怒哀乐，具有特别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专程来沪的布达佩斯历史博物馆馆长索尔巴难掩激动，他期待进一步搭建中匈文化交流桥梁，让更多中国读者走近爱国诗人。

大量手稿与互动装置让观众置身历史现场

作为1848年匈牙利革命领袖人物，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以充满激情和革命性的诗歌而闻名，在激发匈牙利脱离哈布斯堡帝国独立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之歌》更是成为革命者的战斗口号。裴多菲在1849年塞盖什堡战役中失踪，笼罩在神秘之中的死因进一步巩固了他的传奇地位。尽管英年早逝，但他对匈牙利文学和民族认同的影响十分深远。

从革命生涯到文学足迹，“群星闪耀时：裴多菲和时代”展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父亲用刀子宰牛，我用笔杀敌”回顾裴多菲波澜壮阔的一生，标题引用自裴多菲在1845年《我父亲和我的职业》中的自述。他从16岁起被迫辍学，从事过多个职业，游历大半个匈牙利，由此了解底层人民疾苦，立志用大众语言创作出优美诗句。后投身革命，倚仗从戎，消失在战场上。他的一生动荡，不安又充满传奇色彩。

除了展示大量画像、实物，展览现场还原了毕尔瓦兹咖啡馆场景，这里是裴多菲和他的青年朋友们聚会、讨论时政的地方。他们在此成立“十人协会”，倡导文学新气象，酝酿了佩斯起义。裴多菲生前使用过的衣物、酒杯、烟斗、桌椅等物品，让观众仿佛置身风云变幻的历史现场。

人民的声誉被写成了文字。短短一生中，裴多菲创作了近百首抒情诗、8部叙事长诗以及80多万字小说和剧本。第二部分“浪漫主义的革命诗人”深入梳理裴多菲文学成就，他在诗歌中呼唤自由，为爱而歌，为人民而战，激励人们追求民族独立。驻驻两面巨大诗墙前，大量裴多菲手稿和诗作原貌，穿插中匈诗文对照，以及多版本出版物等，让观众直面经典诗句，感受裴多菲诗歌的影响力。尤其是名作《自由与爱情》，通过艺术装置的灯光、幕布、立体字等媒介多元呈现诗句，并选取中、匈、法、德、英、日、世界语和拉丁语八种语言，展现裴多菲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文学反映时代鼓舞人民的使命没有变

这个8月，在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即将举办之际，作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开馆以来首个引进展，“群星闪耀时：裴多菲和时代”由该馆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共同主办，与匈牙利布达佩斯历史博物馆和裴多菲文学博物馆深度合作，将展至11月30日。

展览现场，鲁迅、殷夫、茅盾、孙用等中国文学家展品同时亮相。“裴多菲以自己的青春、激情和对民族解放的坚强信念写作，用日常生活、大众熟知的语言谱写出优美、动人、有力的诗句。这些诗句唤起了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唤起了匈牙利的觉醒。”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马文运谈到。第三部分“求新声于异邦”标题正是选自鲁迅《摩罗诗力说》。介绍裴多菲在中国的译介以及产生的广泛影响。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的《河南》创刊号为河南留日学生创办的进步刊物，鲁迅在刊中发表《摩罗诗力说》《裴多菲诗论》。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收藏《奔流》第2卷第5期，殷夫在刊中发表裴多菲传记《彼得·山陀尔行状》以及译诗八首。1933年出版的《现代》第2卷第6期中，鲁迅发表散文《为了忘却的纪念》，并介绍殷夫从未发表的《自由与爱情》译诗。

“一方面，我们从展品中看到了英雄，他被支持者、朋友和同胞热情追随；另一方面，可以想象那个可能成为我们中的一员的年轻人，挽着妻子的手臂，走在她身边。可能在喧嚣的街道上，或者就在这里，在博物馆的围墙内。”索尔巴馆长如是感慨。



大展“群星闪耀时：裴多菲和时代”引进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大量珍贵实物。(主办方供图)

“上海出品”电影《解密》明起公映，陈思诚以10个梦境再现麦家小说

造梦亦解梦，凝结隐蔽战线英雄事

■本报记者 王彦 见习记者 臧韵杰

电影的本质是造梦。陈思诚深谙其道。电影《解密》中，他用10个梦境串联故事，建构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复杂的密码、瑰丽的场景与莫测的人物命运交叠在一起，探索着虚拟与现实、个体与时代、家与国的关联。

明天，“上海出品”电影《解密》将正式公映。新片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的同名小说，由陈思诚编剧、导演，刘昊然、约翰·库萨克领衔主演。故事背景设置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极具数学天赋的容金珍从一名身世孤零的孩子逐渐成长为党的隐蔽战线的奋斗者。他以天赋异禀破译密码，在时代风雪中，渐渐懂得何为“家”、何为“国”，以智慧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

《解密》上映时，陈思诚成为导演刚好十年。作为个人生涯节点性的一部作品，他造梦亦解梦。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给出的评价颇高，认为该片“表达了丰富的艺术诉求”，“在提供奇绝的视听体验同时，多维度的努力和双向度的目标，既是对创作者‘野心’的艺术检验，也是对观众是否能够‘解密’的观影考验，当然也是《解密》面对市场的试金石”。

作家留白之处，恰是电影人的用武之地

作家麦家曾说：“《解密》占据了我精神最敏感、最柔软、最秘密的地方，我不可能写出第二部像这样的小说。”导演则坦言，执导筒十年，他还是头一回在创作中与文学在一起，“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进行二度创作”。

无论是原著作者用一连串独特性语词描述他的珍视，抑或导演第一次用他的影像牵手文学，背后都指向了原小说的影视化之难。文学可以疾不徐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里，容金珍的人生就像苦行僧一般的逆旅。他的举步维艰与所处的困境，字里行间可窥幽深，但电影需要在两个多小时里通过视听语言将事与人心具象化。

几年前，上海华人影业拿着一位加拿大编剧的剧本找到陈思诚。“也是根据《解密》改编的，比较类型化，接近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故事。”彼时，导演正在筹备其他项目。但新来的剧本促使他在大学毕业后多年，再度翻开小说《解密》。原著中提炼出来的一个母题瞬间打动了她，也就是现在印在电影海报上的一行字——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密码，这一生就是解密的过程。

具体到故事的主人公容金珍，在尹鸿看来，“《解密》不仅是一个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谍战故事，同时是一个命运坎坷、与众不同的个人传奇史。如果说人人都是独特的密码的话，容金珍就属于常人难以解开的‘绝密’密码”。

为解开容金珍的密码，创作剧本时，陈思诚两赴杭州拜访麦家，了解小说的来龙去脉。作家写了11年，数易其稿。“后来我发现，麦家老师其实投射了许多个人的人生经历、情感在这个角色里。”陈思诚觉得，自己应该是找到读懂容金珍的密码了，“小小说讲的是个体在时代中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一生”。

另一层需要破译的，则是从文字到影像的转码。小说写到容金珍通过梦境来破译密码时，并未具体展开梦的场景。作家留白之处，恰是电影人的用武之地。

为搞明白解密过程，陈思诚请来科学顾问、数学顾问、历史顾问为剧组上课，告诉他们密码到底是什么，世界密码史又对人类产生了哪些影响。最终，创作者将答案悉数藏入容金珍的梦境。解“紫密”时，梦里有谷仓麦田，有灯塔和摩天轮，摩天轮的每一次转动如同密码的一步玄机；解“黑密”时，红色沙滩与搁浅的巨型海象冲击视觉，一旦涉足巨型的迷宮方阵，那尽头又是陷阱与悬崖……他还全程使用IMAX特制拍摄，花重金购得披头士乐队音乐作品在亚洲地区的首次授权，将具有反战意识的经典歌曲《我是海象》融入容金珍的梦境……

“梦是这部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抓手。”陈思诚说，这也是电影能制造出的亦真亦幻、瑰丽又细腻的离场感，是激发观众走进影院、进行不可替代性消费的重要意义。

经由个人的情感，理解“国家、先国后家”

“我的作品已经被改编成5部电影、8部电视剧。”麦家是电影《解密》的第一批观众之一，“我可以很负责任、很成熟地说，这是我所有被改编作品中最好的一部。”作家已二刷电影，他还意犹未尽，因为“超越想象力的影像世界，使得故事变得让我惊奇，让我震撼”。

走过十年导演路，《解密》里浓缩着陈思诚过往类型片的风格、经验。比如尽可能地留存了他对悬疑、谍战、传记、奇幻、推理等不同商业风格的杂糅。他坦陈，之前十年自己创作的电影都比较类型化，类型化既让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完成怎样的作品，也从某种程度上会束缚表达。新片里，梦境的营造不仅释放了想象力的驰骋，更为他搭建了深入人心情感深处的桥梁。

故事里的容金珍从伶仃一人到被大学校长黎黎带回家抚养长大，在大学里与希伊斯建立亦师亦友的关系，又因非凡天赋被招募进701，与老郑、小梅结缘……假如说主角一生情感的轨迹是故事明线，那么从个体



电影《解密》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的同名小说，导演用10个梦境串联故事，建构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复杂的密码、瑰丽的场景与莫测的人物命运交叠在一起，探索着虚拟与现实、个体与时代、家与国的关联。制图/冯晓瑜

片场·视线

观影“新现场”正在定义全新的“超级英雄电影”

《死侍与金刚狼》：一场事先张扬的银幕脱口秀

■本报记者 柳青

《死侍与金刚狼》上映一周，中国票房票房2.5亿元，这个数字不足与沈腾主演的《抓娃娃》相提并论。但影片的全球票房在短时间里突破了5亿美元，在北美，它的首周末票房数据排名影史第六和2024年度最佳。并且，影片在欧美定级为R级，它刷新了R级片首周末和首周票房纪录。

死侍，一个在超级英雄漫画里属于边缘角色的“碎嘴子”男人，搭档另一个在超级英雄系列电影里被安排“亡故”的过气英雄金刚狼，两个老白男相爱相杀，百无禁忌，口无遮拦地吐槽超级英雄主题的漫画和电影。这样一部被全世界观众调侃“又黄又暴”的搞笑爆米花，不仅冲破了R级片的票房瓶颈，也摧枯拉朽地捣毁了叙事电影、商业电影和超级英雄类型片的游戏规则。

《死侍与金刚狼》正在定义一种全新的“超级英雄电影”——有“超级英雄”，但未必有电影。观众在电影院里度过的126分钟，近似于看大银幕播放视频网站的“X战警和漫威电影吐槽合集”，又或者是观赏瑞安·雷诺兹和休·杰克曼这对主演在“漫威和X战警”主题乐园里表演脱口秀。几乎可以这样设想：五十年后的电影研究者面对这部成功的商业电影案例，对它的“深度分析”是为它写几十页的“台词批注”。

向着影史回溯，《死侍与金刚狼》不是一部正经/正常的电影，这是一句中性的叙述，确切地描述，它是一部网罗了娱乐大片断代史各种段子的“语言类节目”，是长达2小时“小品集”。向未来展望，它确实在拯救走向衰亡的“超级英雄系列电影”，重建娱乐电影的信心。电影里的死侍总是把“我是漫威宇宙的救世主”这句台词挂在嘴边，这只是一个“乐子主角”的插科打诨吗？不，这是一句正在被验证的大实话。讽刺的是，“漫威宇



宙”这块电影品牌在接连数年里承受了《永恒族》《尚气与十环传奇》《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的失败之后，靠着死侍一张贱嘴“死去活来”，但这个救世主不是让漫威电影卷土重来，而是昭告着“复仇者联盟”被彻底翻篇，一本正经的“美国队长”过时了，粉丝狂欢的“雷神”和“奇异博士”恐怕也落伍了。与“超级英雄”有关的电影将存活下去，但这种类型电影

从形式到内容都被解构、被重塑。

从电影的第一个画面，《死侍与金刚狼》默认观众了解片名里的两个主角，这两个角色都是“完成式”的，更进一步，影片默认观众接受并熟知漫威漫画里繁复交错的时间线和多重宇宙，于是，死侍和金刚狼穿梭在不同的平行世界里救人或自救，这条故事线并非充当戏剧和人物发展的容器，它只是一条串联

台词和奇观动作戏的晾衣绳。整部电影类似于卡巴莱的舞台，目的是为了死侍尽情地满嘴跑火车——调侃漫威，调侃收购了漫威的迪士尼，调侃因为漫威当年出版版权而“流落在外”的X战警系列，调侃X战警系列电影的老东家20世纪福克斯公司，调侃诸如《神奇四侠》等等往日声名不够隆重以至于近乎被遗忘的漫威改编作品，还撩拨了漫威漫画死对头DC漫画的顶梁柱角色。事实上，影片在中国上映的当天，社交网络上就出现了一篇《教你看懂《死侍与金刚狼》的50个彩蛋》科普帖。与其说《死侍与金刚狼》是一部电影，不如说它本身就是一只声势浩大的彩蛋，它用台词缝合并贴了一段21世纪最初20年的娱乐电影史和娱乐电影产业史。

《死侍与金刚狼》真正开启了“漫威宇宙”的新时空，或者说，它让漫威改编的超级英雄电影转向一种全新的业态。休·杰克曼在24年前第一次出演“金刚狼”这个角色时，“超英电影”仍遵循着古典主义的“人物列传”，后续的《钢铁侠》和《美国队长》都是规规矩矩地讲述“一个英雄的诞生”。死侍一度结结巴巴地“我为什么要躺在雷神怀里”，“雷神”的出现不是随机的，他和奇异博士、银河护卫队的出现，定义着漫威电影从英雄人物志转向粉丝电影，段子取代叙事，人物和人物关系的大量留白交给观众脑补，电影成为一场和粉丝观众共谋的狂欢。到如今，看着死侍再三对金刚狼说着：“20世纪福克斯让你死翘翘然后退休，现在迪士尼买了你，让你健康工作到90岁！”这句台词一语三关，是死侍对金刚狼的话，也是演员瑞安·雷诺兹和休·杰克曼之间的同行玩笑，更重要的是，这是死侍/雷诺兹乱拳打破电影院里的“第四堵墙”，跟观众逗乐子。

《死侍与金刚狼》不是部正经电影，可谁知道这事先张扬的大银幕脱口秀，是不是造就了表演者和观众共享的一种“新现场”呢？